

喜德文史資料

WANG ZHONGYUAN

鄧秀廷事畧
四十八甲源流考



117

90

98/29
喜德文史资料

第 7 辑

政协喜德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贈閱

封面设计、题字：唐宏才

喜德文史资料

(7)

凉文出(1990)字第183号

凉山州红旗印刷厂印

工 本 费：1.50元

政协喜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
编辑委员会

主任：吉布铁尔(彝)

副主任：朱文忠(彝) 罗家正(彝)

阿来木乃(彝) 夏永芳

委员：尚承基 卫金桂 罗拉和(彝)

郭长庚 王崇亮 何家治(白)

顾问：张崇藩 赵开礼

前 言

周恩来总理生前十分重视文史资料工作，一九五九年四月在政协召开的六十岁以上老人茶话会上强调说：“希望政协委员们把六、七十年来所看到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变化史实、人物等写下来，供后人知道老根子和供历史研究的参考。”一九八二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明确规定了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县是一个以彝族为主的民族县，历史上从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喜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民族、宗教、社会变革等方面的资料极为丰富，但形成文字史料遗留下来的极少。为了抢救、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在县委的领导下，在人大、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关怀、支持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喜德县文史资料》，以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共同为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大业服务。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也是我们征集资料、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根本方针。我们既要清除文史资料工作中“左”的思想束缚，又要求撰稿人必须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亲者讳、不溢美、不贬损；对于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叙述，不能简单化，公式化。

为尽快打开喜德县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这一辑我们特将《邓秀廷事略》和《四十八甲源流考》奉献到读者、关心者面前，借以摸索经验。

我们认识到，凉山是一个以彝族为主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在历史长河中，民族团结是主流，但也曾出现过汉彝民族关系紧张状况，这是当时社会制度和历代封建王朝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隔阂及少数奴隶主维护奴隶制度造成的结果，罪在汉官政府和少数彝族统治者身上，广大彝汉各族人民，当时处于被统治地位，都是受害者。

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选刊这个材料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如实地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通过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活动，了解当时民族关系紧张状况，从而珍惜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若干年来之不易的民族大团结，并不断增强这种团结，加快四化建设步伐。

我县文史资料工作，仅仅是开始，限于业务水平，加之经验不足，粗疏讹误在所难免。为了求实、存真，诚恳地希望读者订正、补遗、批评、指正。并盼各族各界人士，就您亲历、亲见、亲闻，为我们撰写稿件，感激不尽。

吉布铁尔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次

邓秀廷事略

一、家世	(1)
二、迁居甘相营，办团起家	(3)
三、小山护路，由总团升营长	(4)
四、两虎相斗，开刀杀人	(7)
五、因势发展，组建地方武装	(9)
六、进兵螺髻山，星夜撤回	(12)
七、行刺与报复	(13)
八、瓜分基假支，又出兵冕宁	(17)
九、犬牙交错，刀劈蒋团	(19)
十、兵不厌诈，一封信吓退胡军	(23)
十一、办理西昌、昭觉彝务	(26)
十二、赴甘孜参战	(30)
十三、红军过境期间	(38)
十四、红军离境之后	(44)
十五、培养风水，植树造林	(47)
十六、任清乡司令和抚彝司令	(50)
十七、刘宁归康，升任中将靖边司令	(54)
十八、先筑路，后剿匪，刘邓失和	(56)
十九、进剿蔡三老虎彝支	(58)

二十、罗阿牛肇事，杜履谦乘势攻击·····	(62)
二一、杜、邓磨擦，离刘靠蒋·····	(66)
二二、最后两三年·····	(72)

“四十八甲”源流考

一、四十八甲的产生·····	(79)
二、四十八甲的初步变迁·····	(83)
三、四十八甲的再演变·····	(86)
四、四十八甲的分裂·····	(92)
附记·····	(93)

邓秀廷事略

赵开礼

一、家世

邓秀廷，原名文富，汉族，祖籍应天府（今南京市境）兴化县邓家村。明洪武四年（1371年），远祖邓宝因战功升为武伟郎①带兵绕道云南沿安宁河流域北上驻守菩萨渡，先寓居附近之枳槽沟，子系繁衍，分居各地。邓宝之后第十代孙时，始按枝、其、成、仕、启、文、德、宇、天、明次序沿袭排列，邓枝祝系邓秀廷这一分支的始祖。大约邓宝之下第十二代孙——邓成鳌，即邓秀廷的曾祖父时，迁到甘相营附近彝汉杂居区的烂坝村（现喜德县且托乡）居住。这里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彝族人民尚处于奴隶制社会。②

其祖父邓仕伦，曾在附近某黑彝家当过雇工，熟悉彝情，勤劳卖力，很快成家立业，子女较多，渐成势力。

其父邓启崇，更是满懂彝话，熟谙彝情。喜欢骑马射箭，结交朋友。某年带兵官马统领③（回族）进山剿匪，不谙彝情，当地人荐为向导，尽职尽责，作战英勇，深得马统领赏识。一些黑彝家支头人恨之入骨，几次谋害都未如愿。邓启崇常为附近彝汉调解纠纷，言出必行，人称“邓九蛮王”。从邓成鳌起与彝民交往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曾被彝人捏词诬告，先后被官军抄家三次，其中同治七年（1868

年)一次,被洗劫一空,险些性命不保。

邓秀廷(文富)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彝名叫木呷克底(彝语意为乖巧听话的狗儿,属长辈对下的爱称;又一说为其母26岁时生——编者)。由于家庭屡遭抄抢,幼时家贫,未读书,不识字。从小身材颇长,面目黧黑,遇事机谨,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八、九岁时,在冕宁杨秀村凌姓姑父家看鸭,后回到家中,砍柴度日,但卖柴所得,多用于结交朋友。上街卖柴时,常用红布条拴一把匕首挂在腰间,赤脚裸臂,生活习惯酷似彝族。从小与彝民往来,都按彝家风俗习惯办事,很得彝民好评,视邓为彝家自己人。

邓在十七、八岁时,改做生意,常贩山货往返于深山彝区,为人好施小惠,不计较点滴得失,因而彝汉都喜欢和他交朋友,生意越做越活。此时家里已有两户奴隶,一叫马赫说布,身体壮实,跟随左右,另一户叫海日措底,替他管理家务,成为后来的管家。

邓秀廷一生中,先后娶过五房妻室:元配蒋氏,住烂坝老家,生一女,均早逝;二名吕仙,越西吕华斋之女,人称邓吕仙,为邓得力内当家;三名吕世春,越西吕夔成之女,吕仙堂妹,后被莫洛额子枪杀;四名孟怀珍,西昌人,曾随邓去过甘孜,于1949年去世;五称周嫂,再婚妇,峨眉县人,婚后生活不适,回老家定居。

邓生活无特殊嗜好。陪客时也偶尔抽几口大烟,但无瘾。喜吃草烟,闲暇时,手中常捏一根尺多长铜饰花纹烟竿,慢慢吮吸。饮食不大讲究,对彝家做法的坨坨肉特别爱好,不拘场合,抓起就吃。能饮酒,量不大,身边弁兵从未

见他醉过。遇彝民来访，席地而坐，边饮边谈，能操各地彝族方言，对答如流，为彝民惊叹。服饰奇特，自当营长起，上身常着军装，斜挎指挥带，肩不离披毡（擦尔瓦），在某些场合，头包胡绉纱帕，上挽天菩萨，很像是一个有官职的黑彝模样。

邓氏财产，从小山护路起，积累日益增多。到四十年代，冕宁后山、铁厂、湾子、泸沽、三关等地均有粮仓分布，常年收租米2000多石（每石折现制150公斤）左右。在靖边部纳入24军建制时期，刘文辉每月只拨给3万斤稻谷，远不足维持两个正规团耗用，用此填补维持。住房除甘相营街上原有的老公馆及后建的新公馆（现县政府旧院）外，泸沽东街、西昌西街、南街、滴水岩、马水河、西门坡等处均有住房。其余如枪弹、金银、鸦片等贵重物品数量，无人得知。

二、迁居甘相营，办理团务起家

邓在十九岁时，深感困居烂坝，不是长久之计，迁到甘相营居住。甘相营总团④潘必斋与邓有亲戚关系，因年事已高，想物色代理人，见邓聪明果敢，特别是对邓秀廷在烂坝曾纠集乡勇解救被劫行商一事很感兴趣，有意提拔，将总团一职让给邓当。这时马统领已解甲归田闲居甘相营，因与其父“九蛮王”的旧关系，也从旁支持。当地一些士绅对此不满，在附近黑彝巴且拉土、白彝热衣达曲等的支持下，列了邓的一些过失，告到县衙，竭力抵制。县衙偏信控词，派巡捕向必成缉拿归案，行至兴桥，向察知实情，故意疏忽，邓佯装弯腰拴草鞋带，闪入丛林遁去。后由亲戚出面，疏通官府，明帮暗助，官司转输为赢，邓于21岁时，当上了甘相营

总团。

邓当上总团后，一方面千方百计笼络乡民，途中如逢村过店，下马步行，遇乡亲父老，频频点头，招呼问好，常为彝汉排解纠纷，树立威信；一方面对那些曾反对他当总团的人进行报复。公开勒令巴且拉士、热衣达曲各罚白银1200两，巴且拉士畏势，如数交清免祸；热衣达曲只交了一半，气愤已极，自缢死去。汉人中有的送银送礼，赔情道歉，有的干脆迁走回避。士绅罗紫曜只说了一句“乡里的杂种狗把街上骨头啣走了”，传到邓耳里，暗记在心。事隔两年，罗去成都办事归来，路过小相岭，被彝人扣住，剥去衣服，用柴棍烙身质问：“你只要骡子，马儿要不要？”家人获悉典田卖地，凑了若干银钱才将人赎了回来。从此众人说话倍加小心。时甘相营驻有一队官军，邓深感碍手碍脚，又无可奈何。不久，机会到来。住在瓦吉木梁子的瓦渣家火差撒尼支黑彝瓦渣木拉克阿衣和罗洪尔哈（两家是亲戚）率奴娃将甘相营附近史家寨羊群劫走。消息传来，邓与驻军头目协商分两路包抄，邓带团丁从贺波洛上行，到半路歇下不动，坐山观虎斗，驻军从另一条路追上，与彝人遭遇，寡不敌众，丢了很多人枪败走。官军溃败离去，邓成为甘相营手屈一指人物。

三、小山护路，由总团升营长

自古从越西翻小相岭至泸沽，为成都、西昌往返官商要道。其间悬崖峭壁，林深密菁。就在这段路上，常有匪徒出没行劫。清末民初，曾由当地果基、祝尔、巴且、瓦扎、巴久五个家支⑤头目负责分段设哨，保护行人，并收取保哨费。但几家之间，常因利害冲突，一些未参加保哨的彝支眼红，常

来肇事，劫案不断发生，行人出了大笔保哨费，买不到安全，怨声载道。

邓当总团后，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先是召集五家头目会商，从新划分地段，明确责任，使大家利益均沾，亦未奏效。邓于是插手管理，规定每逢农历三、六、九日护送行人过山。至期，邓身穿羊皮挂，肩扛钢枪，赤着双脚，带领团丁，先侦察地形、控制险要，然后将商人、旅客、马帮、挑夫集结成队，从冕山起经深沟、登相营、九盘营、龙潭沟、相岭顶，直到越西县属的小哨，次日又将集结于小哨的行人一站一站送过冕山，在护送中，常与匪群遭遇。后来改为在险要地段或制高点修筑碉堡，以部分团丁站岗放哨，一部分团丁护送行人过山。

经过几年整顿，小相岭至泸沽一带畅通无阻。过往行人提起邓秀廷赞不绝口，西昌名士康陶然曾作诗写道：

昔年我过小相岭，积雪满山深没颈，
又闻匪徒抢行人，行人心中时凛凛。
今年我过小相岭，天朗气清好风景，
沿途戍卒相迎送，保护行商身安稳。
今年昔年大不同，小山平静谁之功？
众口交称邓总团，蔚然边郡一英雄。

这时出了一件事。民国七年（1918年）某天，罗洪家吉尔支管下的白彝，因婚姻纠纷，大黑彝罗洪铁哈等前去调解后，在回家途中，路过史家寨附近哨房时，在孙水河洗澡休息，团丁邓德茂巡哨发觉，连吼几声，无人答应。邓疑为匪

徒，一枪射去，不偏不倚，将罗洪铁哈打死。彝人群起还击，当场打死汉民7人。邓为息事宁人，按彝家风俗，备办酒礼，前去赔礼道歉。吉尔支黑彝先提出要赔偿命金白银600两，后又增加到1200两，邓忍气吞声一口答应。彝人又进一步提出要邓心爱的那支德造步枪。邓怒：“你们只死1个，我们死7个，向你们赔礼道歉，一而再，再而三，我现在撒下网，网你一个不够，还要网你几个！”双方都不服气，愤愤离去，从此与邓结下深仇。吉尔支另一个黑彝头人罗洪瓦婆将本家支人和亲戚邀来，在两河口一带烧杀抢掠，汉人受灾惨重。在彝人烧杀中，三合村田家烧房的主人，向黑彝交银投保得以幸免，黑彝把这家汉人当成自己奴娃，经常前来吃喝，贪得无厌。邓探知此情，暗地串通田家，叫按计行事。不久田家来报，预计吉尔支黑彝将于某日前来吃喝，邓密派侄儿邓德松带6个人前去，乘黑彝们喝得烂醉时，一阵乱刀，将15人一齐砍死。吉尔支愤愤不平。

经过保哨护路，邓秀廷已有点名气，身边常有百十个人，几十条枪。这时邓妻吕仙娘家姑父蒋安廷（越西人）为四川第二路汉军前五营统领，驻防冕宁，见邓能干，又有点实力，1919年将邓部团丁纳入编制，先委邓为保商营营长，后正式编为第四营。不久，随蒋安廷开赴乐山，归编于四川陆军暂编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蒋为第16混成旅旅长，蒋委邓为该旅第31团第2营营长，驻防峨眉。

八师师长陈洪范，因防区内无成群股匪发生，对外亦无战事，就想对雷波、马边、屏山等彝族地区进行扩张，沿袭过去封建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办法，他主张“先用兵示之以威，再分别其支头，或迁强留弱，或迁黑留白，然后设流官，分

县设治，编联保甲，强使其汉化”。⑥邓秀廷在陈八师中是15个营长中的一个，耳濡目染，颇受其影响。

这期间，人事变动，团长出缺。邓认为自己既善于作战，又和旅长有亲戚关系，这个团长不给我当还能给谁！殊事与愿违，蒋安廷权衡利弊，邓虽作战勇猛，但不会下操，万一上司检查，有碍观瞻，把这团长职委给刘润之。邓大失所望，对姑丈隐忍不言，迁怒于刘团长，为小事打了一架，关系恶化，难于相处，不如回家另找出路。于1922年借省亲为名，带了一个排，回到甘祖营。邓多次向人说，此行虽没有升官，带出去的鸦片，赚了一笔大钱。

四、两虎相斗，开刀杀人

邓秀廷去乐山期间，原被压制和残杀的彝支又伺机起事，小山至泸沽道上，抢掠事件不断发生，地方官员束手无策。适邓秀廷归来，仍请邓重办小山哨务，维持治安。邓满口答应。如前作法，并将个别劫案较多匪徒杀掉。道路清静。

冕宁县石龙桥的吴山，有文化，实力雄厚，比邓出名。早在邓秀廷当总团期间，两人曾结拜为异姓兄弟。民国六、七年间，滇军占宁远，在与滇军作战中，吴山枪法高超，弹不虚发，博得官兵夸赞。有一次，两人背枪去野外闲游，被远处山上彝人发现，想来夺枪，邓见众寡悬殊，有点慌张。吴山胸有成竹地：“老弟，不要怕！”示意坐在田埂上，佯作不知。彝人越来越近，以为未被发现，一枪打来，吴山应声倒下，邓也爬下。彝人认为中弹已死，前来抓枪，冷不防，吴山举手一枪穿倒两个，拾得两条枪，正欲逃跑，其余彝人追来，吴山再一枪，又穿倒两个。还有一次，两人路过老鹰沟，

见两只鸟儿，在远处上下翻飞，吴手举一枪，鸟儿应声坠下。邓口头称赞，自知不是吴山对手，内心嫉妒。后两人都在陈八师当营长，时有往来。邓从乐山归来，吴山势力日渐强大，见邓重办哨务，这是一项不小的收入，仅每年春末夏初的“虫会”期间⑦，保哨费收入不下六七万元。吴山眼红，想插一脚，邓当然不让。两人表面仍称兄道弟，都认为对方是心腹之患，一山不容二虎，互相防范。在这段时间，邓每次出门，时而黑彝装束，时而士绅打扮，时而骑马，时而混在士兵群中。如去冕宁，要避开石龙桥，从梳妆台绕道。而吴山勾结羊仁安，想独树一帜。诸事齐备，只等时间一到，扯出旗号，占山为王。1923年冬，有消息说，吴山将升为团长，邓惴惴不安。就在吴山要挂出团长旗号的前三天，值石龙桥场期，街上特别闹热，彝兵荷枪实弹，挨肩擦背，气氛异常。有心腹暗示吴山，请注意提防，以免遭人暗算（指邓秀廷）。吴山拍拍腰间手枪：“他敢！”走去外侄金正邦处，叫金代写一信，邀邓有事商量。吴侧首靠在棹边，正在看金写信时，突被人丛中的谢拉施（吴的干儿子，白彝）举枪射击，当即毙命。同一时间，这边枪响，不远处屋檐下设摊卖酒的吴山老婆，倒在血泊中。邓用彝人杀汉人从此开始。

次年又杀肖绪三。肖系冕宁县宏模乡中屯村人，清末最后一科举人，人称肖赏爷。民国初年，肖绪三负责修建冕山新桥，制度严明，准时动工，邓秀廷率队来迟，肖大为不满，当众指责，因民间对“邓九蛮王”这一支有“蛮娘汉老子”之说，两人言语顶撞之时，肖骂邓“蛮不蛮，汉不汉。”事已过去多年，双方均未介意。邓杀吴山后，知道肖、邓这段口角的人，劝肖向邓疏通说几句好话，免遭不

测。肖不听劝告，还口占一绝讽刺说：“观看此人未读书，每年只收几石租，‘赵钱孙李’未读过，国家何用此庸夫！”还说了很多刻毒话，传到邓耳里。（赵钱孙李指《百家姓》旧时幼儿发蒙必读书，暗指文盲——编者）于1924年邓用汉人将肖暗杀，其子肖佩雄逃流它方。这是第一次用汉人杀汉人的开始。

这期间，竹尔家黑彝哈达乃日抢走住在南山营家中的邓姓两母女出卖，邓带信叫哈达乃日来见他。哈达乃日说，他来见我差不多，我不去见他。邓怒，密令当地汉人伺机将哈达乃日杀掉，这是汉人杀彝人的开始。

五、因势发展，组建地方武装

西昌为宁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为兵家常争之地。清末民初军阀们只顾互相残杀，忘记了等候在旁边伺机复仇抢掠的家支彝人，每当军阀们一方战败逃窜的时候，那些过去曾被汉官政府镇压过的彝支，便乘机掳掠。1917年，军阀头子张煦战败时，被彝人捕获，武器入夫尽失。1918年，军阀头子郭昌明，将黑彝关进“彝卡”敲诈勒索后放走，黑彝头人获释后，对汉人进行报复，使交通中断。少数家支头人经常裹胁奴娃，在西昌附近骚扰，其中既有黑彝也有白彝（曲诺），尤以保米家哈研支阿火洛莫最凶，白彝立克曲坡（大埂）、阿柳拉研兹、勒所尔耶、拉普罗所等及普格西罗附近的个别家支，结伙成队，到处抢掳，他们既抢汉民，也抢彝民。有的则因饥寒交迫政府不管，不得已挺而走险。民国初年，抢风日起。西昌城长时间只开南门和小西门。社会秩序混乱。